

有华人的地方

· 珍藏版 ·

就有龙人的作品

霸 汉

龙
人 / 著

②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全国百佳出版社



龙人 / 著

霸 汉



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霸汉 : 全 10 册 / 龙人著.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7.10

ISBN 978-7-5568-3101-2

I . ①霸… II . ①龙… III .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3760 号

霸汉 : 全10册

龙 人 著

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25)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0

字 数 1600千

书 号 ISBN 978-7-5568-3101-2

定 价 498.00元 (全10册)

赣版权登字—04—2017—74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目 录

第十一章	锋芒初露	1
第十二章	神秘任务	27
第十三章	云梦之行	48
第十四章	初战魔门	72
第十五章	内奸之谜	98
第十六章	水上扬威	121
第十七章	死亡沼泽	145
第十八章	洪荒异物	169
第十九章	玄门之秘	196
第二十章	再世为人	224

第十一章 锋芒初露

白玉兰一行的速度并不快，她并未乘马车，因去唐子乡并不远，也无多大急事，是以她只是坐着软轿而行。

乘轿自然要比坐马车舒服，马车的车厢封闭，在这种炎热的天气里如蒸笼似的，这并不好受，是以白玉兰选择乘轿。

轿篷四面敞开，只以竹杠抬着一张大软椅，在上面支起一个遮挡太阳的凉篷，软椅设垫足之处和扶手之处。

八名家丁抬轿，稳当至极，而白玉兰则薄纱长垂，玉扇轻摇，意态极为悠闲。在软轿前后，则是二十余名家将。喜儿乘马而行，余者也有数人乘马护在白玉兰的轿旁，剩下的则是步行。

到唐子乡的路途不远，步行也只要一个时辰左右。

当林渺诸人赶上来之时，白玉兰正欲出南城门。

守城的官兵对这些白府的人都恭敬至极，而对白小姐更是敬若天神，湖阳城中，谁人不知道白家小姐美若天仙，皆欲一睹其芳容，虽此刻白玉兰以薄纱轻遮，但仍能隐约窥见其姿容。

“小姐，他来了！”小晴快马赶到白玉兰的身边，轻声道。

白玉兰扭头望了快马而至的林渺和白良一眼，似乎并无多大表示，直到林渺的马与小晴并行之际，才向林渺点了点头。

林渺拱手行了一礼，却并没有说话。

众白府家将基本上都识得林渺，但白玉兰对林渺另眼相看让这些人有

些不解。

到唐子乡的路很宽阔，因为唐子乡是宛城通往随城的必经之地，是以拥有极宽的驿道。

正因为唐子乡是一条要道，所以白家才选择此地作扎根之所。不过这里的地势并不平坦，若是沿涓水而下，倒是极为平坦之路，但向唐子乡方向，却已经接近桐柏山，其地多丘陵小峰、低谷，虽有官道，但却回环曲折于山谷坡崖之间。

林渺紧傍小晴而行，不时望白玉兰一眼，若不是因烈日当空，倒是一种极佳的享受。

八名家丁的脚程极快，八个人抬白玉兰一人，自不是什么累事。不过，这种天气倒确实有些热，尽管每个人头上都戴有草笠。

林渺倒想起了桡桡帮的那种打扮，只不过那些人都是戴着那种以柳条编织而成的斗笠。

一路上众人都无语，林渺找不到一个说话的对象，小晴也不跟他说话，或许只是因为白玉兰在场，是以大家都保持一种特殊的沉默，便是喜欢找林渺闲谈的白良也闭口不言。

“卖酒嘞……”林渺诸人正欲转过一个山坳，便听得前方传来货郎的吆喝声，夹杂着货郎鼓的清响，使得本来宁静的路上多了一点点生机。

“卖酒嘞……”货郎挑着一大担酒水在林渺诸人转身之后出现在眼前。

白府家丁有几人不由得回头望了望白玉兰，倒似乎对这货郎所担之酒大感兴趣。

林渺也狠狠地吸了一下鼻子，这酒香味极浓，仅老远闻一下，就让人感到精神大振。

小晴瞟了林渺一眼，见他那样子，不由得好笑地问道：“动心了是吗？”

林渺也笑道：“倒也不是，只是觉得很香而已。”

“如果你想喝的话，不妨去尝一碗。”白玉兰见林渺如此说，不由淡淡地道。

“那倒不用，府上不是有那么多美酒吗？”林渺否认道。

“这大热天的，喝喝酒解解暑吧，我这酒可是用荷花、高粱精酿而成，保证别无他家！”那货郎本欲自众人身边走过，但听林渺和白玉兰的对话，忙道。

“货郎，给他们每人盛一碗！”白玉兰扭头向货郎唤道。

“谢小姐！”白良诸人大喜，没想到白玉兰如此慷慨，他们嗅到那酒香早就忍不住了，白玉兰如此一说，正合他们的心意。

“小姐真是菩萨心肠！”那货郎也大喜，就因为白玉兰这一句话，便让他多了一笔生意。

林渺也不客气，只是那八名抬轿之人却不敢放下轿子，他们只盼那群兄弟快喝完来接替他们。

“嗯，好香！”林渺对这浓浓的酒香大加赞赏，迫不及待地欲喝上两口。

“大家慢慢来，别急，这些够大家喝的！”货郎见众人纷纷抢着喝，都浪费了很多，不由得叫道。

哪里有人会理会这货郎的叫嚷，林渺也喝了大大的一碗。入口甘冽，确实是上佳好酒，只是酒中似乎仍美中不足地带点说不出的味道，似茴香的味道，但又不全是，这种味道并不明显，若不是林渺这种刁嘴的酒鬼，只怕还品不出来。

“这酒的味道真爽！”白良拍着林渺的肩膀，畅快地道。

林渺点头首肯，但是他却发现白良的脸色似乎突地微微变了变。

“好强的后劲，只喝他妈的一碗便有些头晕了！”白良怔了一下，有些迷糊地道。

林渺一呆，他感到白良搭在他肩头的手软了下去，竟踉跄欲倒，不仅

如此，那群喝了酒的家将都仿佛醉了。

“唉，让你们不要抢着喝这么多，你们就是不听，我这酒的后劲可强了！”

“你在酒里下了药！”林渺突然惊呼，似乎顿时明白了什么。

货郎一听林渺如此说，微惊之下，突地露出一丝狞笑，抬手“轰……”地一掌印在林渺的胸前。

林渺惨哼着飞跌而出，这货郎的掌劲惊人！

白良诸人更是大惊，但此刻他们根本就没有出手之力，虽然众人惊呼怒吼，但却很快地软倒在地。

小晴大惊，掉转马头便向林渺飞跌而出的方向冲去，“快送小姐走！”同时高喝。

那八名抬轿的家丁也大吃一惊，立刻分出四人向货郎扑去。

“嗖嗖……”一簇劲箭自两边的密草丛中射出。

小晴大惊之下，翻身落马贴地倒滚，胯下之马惨嘶而倒，那四名家丁在全无防备之下尽数中箭而亡。

小晴刚起身，蓦地觉得脖子上一寒，那货郎的刀竟已架在她的脖子之上。

“呼……”白玉兰坐下的抬椅的竹杠劲射而出，直袭向密草丛。

“呀……”草丛之中传出一声惨叫之声，白玉兰已如彩蝶一般自软椅上掠飞而出，直袭向那货郎。

白玉兰竟也是个高手！

货郎并不意外，却并不与白玉兰交锋，而是带着小晴疾速倒退。

白玉兰怒喝：“恶贼，纳命来！”袖间飘出一截如霓虹般的彩绸。

“白小姐的火气真大！”一声轻笑之际，白玉兰蓦地惊觉已有一人挡在她与那货郎之间。

“砰……”白玉兰的飞袖竟被那横插而入的人挡住了。

白玉兰落地，微退两步，那接她一招之人却跌出了四步之多。

“如果白小姐还想要她的命的话，最好不要太冲动！”那货郎见白玉兰又再抢攻，忙呼道。

白玉兰大怒，可是却无可奈何，小晴与她情同姐妹，她自不敢拿小晴的命做赌注，只得停手。

“小姐！”喜儿也忙赶到白玉兰的身边，而两边草丛之中竟蹿出了二十余人，所有人的箭头都指向白玉兰。

“白小姐的武功确实令在下佩服！”说话之人正是与白玉兰交手者。

此人年纪二十上下，颇有几分书生气，但挂在脸上那邪邪的笑容和那色迷迷的眼神却让人感到极为恶心。

“你是什么人？”白玉兰变得极为冷静，似乎根本就没有感觉到四面相对的弩箭。

“小姐！你快走，不要管我！”小晴大恨，她没有料到自己竟会落入这些人的陷阱之中，也大急，刚才她是关心林渺的安全，却忽视了周围的埋伏。

“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我们并不想伤害白小姐！”那年轻人双手操在一起，以他自以为潇洒的动作耸了耸肩。

那四名抬轿的家丁全都护在白玉兰的身边，神情极为紧张地紧握兵刃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箭手。

“那你们究竟想怎样？”白玉兰冷冷问道，她明白，此刻若想自这些箭下逸走，绝非易事。

“我们只是想请白小姐跟我们走一趟而已。”年轻人眼里闪着一丝怪异的神采。

“休想！”喜儿大怒。

“如果你们自认为可以躲得过这些劲箭的话，那也无妨！”年轻人冷笑道。

喜儿手中长剑一摆，却被白玉兰拉住。

“识时务者为俊杰！白小姐是明事理之人，无谓的挣扎是没有用的。”

“至少，你得告诉我是什么人想见我。”白玉兰淡然问道。

“想见你的人是太白先生，我只是奉命而为。告诉白小姐这么多应该够了吧？”年轻人反问道。

“太白先生？名不见经传之辈！”喜儿不屑地道。

白玉兰的脸色却微变，她并没有像喜儿那样认为。

那年轻人听喜儿如此一说，顿时脸色也变了。

“没想到你们竟是那臭道士的走狗！”小晴不屑地道。

“你的嘴最好干净一些，否则老夫会让你再也说不了话！”那货郎狠声道。

“哼！别人怕那杂毛，你以为你可以拿来吓得了我吗？”小晴毫无惧色地道。

“那我就让你试……”那货郎还没有说完，却突觉脖子一紧。

白玉兰和喜儿同时出手！

“嗖……”所有的箭全都向货郎方向射去！这只是因为货郎的身后突然蹦起一人，这人使本来心神紧张的箭手立刻以他为目标松开了手中的弦。

当然，这是因为每位箭手都感受到这突然蹦起之人对货郎的威胁，他们几乎来不及出口提醒货郎什么，因此只好以手中的劲箭以最快的速度解决这突然出手之人。

货郎手中的刀还没来得及划破小晴的脖子，全身已如电击一般僵直，惨哼之声犹未发出，他的身子已被抛出，撞向一旁放箭的箭手，不仅成了一面盾牌，更成了一种特殊的武器。

小晴似乎早已有感此异变发生，在货郎手臂一僵之际，滚身滑至那倒地的死马之旁，不过，尽管她的速度够快，但肩头仍是中了一箭。

出手之人是林渺，货郎绝没想到这个中了他一掌的人竟成了他致命的杀手。

林渺半丝都不敢迟疑，身子附在那货郎的躯体之后，滚落至那曾与白玉兰交手的年轻人身边。

那群箭手的箭势本就比较集中，只是怕误伤了货郎和那年轻人，是以只要林渺能以最快的速度脱开被箭笼罩的小范围，就不惧箭势的威胁了。

“呀……”那货郎惨号之下，身体连中十箭，重重地落地。白玉兰和喜儿则以极速冲向草丛之中的箭手，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准备第二支箭时，白玉兰已然攻至他们的眼前。

那年轻人大吃一惊，林渺的速度实在太快，当他发觉之时，林渺已经滚到了他的脚下。

“呛……”年轻人袖间滑出一道亮光。

林渺正欲弹身而攻，但这年轻人出剑的速度也让他惊讶，而且这一剑的角度和方位几乎封锁了他所有可以进攻的方向，这使他不得不退。

年轻人手中剑光暴涨，洒成漫天星雨，自四面飘向林渺，不让林渺有半丝喘息的机会。

林渺的动作够快，但这年轻人的剑也绝不慢，而且剑法之精妙使人有种无从下手的感觉，尽管林渺的目力惊人。

“接刀！”小晴见林渺空手几无还击之力，不由得急忙将手中的刀抛出。

林渺心喜，迅速接刀，仅凭感觉急忙划出。

“叮……”那年轻人的长剑绕过一道优美的弧线，绞在林渺的刀身之上，蓦觉剑身一轻，林渺手中的刀竟然被绞飞，心神不由得微微一怔。

便在那年轻人微怔之际，林渺的手掌已以快得不可思议的速度破入剑网之中。

“砰……”那年轻人惨叫一声，手腕被林渺劈了一掌，几乎骨折，手中的剑“哐唧……”一声落地。

“砰……”林渺绝不会给对方任何喘息的机会，紧接着一脚狠狠地踢在对方的小腹之上。

那年轻人哪里抗拒得了来自林渺脚上的那股巨大力量，差点五脏俱裂。

“嗖……”林渺正欲上前，侧面一支冷箭却重重地钉入他的肩头，不禁惨叫一声飞扑向那倒地的年轻人。

“梁渺！”小晴大急，也不顾自己肩头中箭，拾起兵刃便向路边伏击的箭手杀去。

路边的战局已是混战之势，白玉兰和喜儿及四名家丁与那群箭手杀成一团，这种近距离相搏，弓箭全无用处，同时也是害怕误伤了自己人。

林渺一把揪住那已经没有半点还手之力的年轻人高声喝道：“你们再不住手，我就杀死这贱种！”

那群欲上来围攻林渺的箭手一时犹豫了起来。

“只要完成任务，牺牲谁都没有关系！”箭手之中突地有人高喝道。

“给我上，只要杀了这臭小子，为柳公子报仇就行了。”一名箭手自背后拔出一根短戟，呼喝道。

林渺见此计行不通，不由得心中暗怒，忖道：“妈的，要老子的命，老子难道还怕你们这群杂毛不成！”

“看来老子今天是要大开杀戒了！”林渺一挥臂，重扫在那年轻人的脑袋之上，便听的一声颈骨折断的声音，可怜这年轻剑手连惨叫声都没有来得及发出便冤死在林渺的铁臂之下。

“杀！”那群人见林渺真的杀死了那年轻剑手，不由得都红了眼，怒吼道。

“妈的！”林渺伸手连皮带肉地拔出射入肩头的箭，也顾不上钻心剧痛，退身竟抓起一根两丈余长、用来抬轿的粗竹杠。

“我让你们知道老子不好惹！”林渺将长竹杠以万夫莫挡之势横扫而

出，竹杠所过之处，风雷隐隐，草木尽折。

如此声势只让那群箭手脸色都变了。

剧痛，对于林渺来说，根本就算不得什么，他尝过比这箭伤更痛一百倍的滋味，但他仍活了过来，那火怪和风痴的折磨已使他对其他任何痛苦没有畏惧。对于他来说，那时所受的痛苦已经达到了一种极限，是以，在箭伤之下，他仍能使出如此狂猛的一击。

“砰砰……”挡者披靡，无论是撞上竹杠的人还是兵刃，都如弹丸一般被弹了出去，没有人能抗拒林渺的神力。

小晴呆住了，她本欲上前给林渺助阵，却没想到林渺会用如此长而笨的粗竹竿作兵刃，而且拥有如此强的威力。这些人便像是摧枯拉朽一般倒下、跌出，轻者骨折，重者吐血。

根本就没有人能够逼近林渺。

林渺微愕，这些人似乎比他想象的更不经打。他却没有想到，自己所怀的功力如此之强，尽管不会武功招式，但这挥棒的力量是何其强霸，这些人只是山寨中的喽啰，自然是难以抗拒了。

林渺奋力横扫仅三下，身前便已看不到站立的人，有的已吓破了胆掉头就跑，有的躺在地上只有呻吟的份，哪还有再战之力？

另一边白玉兰诸人也微怔，不过，与那群箭手的缠斗也极麻烦，所以她并没有时间观看林渺的搏杀英姿。

“你们这群小毛贼，也敢在这里撒野，今日就让你们有来无回！”林渺长竹杠一横，便向路边的坡上冲去。

那群箭手哪里会没有看到林渺那勇不可挡的竹杠？此刻见林渺冲了上来，而白玉兰和喜儿及那四名家丁也难缠得紧，哪敢再战？大声呼道：“风紧……”

待林渺冲上矮坡，这群人已经全都掉头跑了。

喜儿和那四名家丁欲追，却被白玉兰喝止了。

“梁渺……”小晴突地在坡下传来一声尖叫！

林渺和白玉兰回头，却见一道红影如一道霓虹般飞掠而过，伴着一缕青霞幽光。

“杀手残血！”林渺脱口惊呼，惊呼之间，不顾坡陡，飞身向那红影纵去，同时长竹杠以雷霆万钧之势直劈向那正掠向小晴的杀手残血。

小晴急退，白玉兰和喜儿却呆住了，不是因为杀手残血那快捷无伦且诡异莫名的身法，更不是对小晴的担心，却是因为林渺那飞扑而下的身法。

虚空之中，林渺竟像一只滑翔的大鹰，自坡顶到坡下那近十丈的距离加上至少有五丈高的高度，林渺竟双手抡动竹杠，不顾一切地飞扑而下，而那在空中所凝聚的气势仿佛可开天劈地，风雷大作。

白玉兰和喜儿正是被林渺这种气势所慑，更被林渺超乎寻常的攻击所震慑。

小晴只觉剑气已将她全身紧裹，如一只无形的大手紧揪着她的心神，无论她如何退，都始终摆脱不了来自杀手残血的死亡阴影。而且那种死亡的感觉越来越明显，她知道杀手残血要杀她，这种无法摆脱的死亡阴影使她的精神几近崩溃。她没有想过世上会有如此可怕的剑招，会有如此可怕的杀手，她几乎闭上了眼睛等待死亡的降临。而也在此时，她突然感到呼吸困难，另一种沉重的压力自天降下，如一个巨大的气罩。

“休要伤她！”林渺的巨喝惊醒了小晴，她睁眼之时，林渺带着那根竹杠，以开天劈地之势自虚空中泻下，那让她窒息的压力便是来自林渺，而非杀手残血。

“轰……”杀手残血的攻击步伐刹那顿住，他无法避开林渺这看似简单，却又避无可避的一击。

小晴终于看清了这个可怕对手的面容：苍白、冷酷、瘦削，却拥有一双忧郁得让人心碎的眼睛……

一切似乎在刹那间静止，天与地，山与水，风与人，静止在竹杠与剑相交的那一瞬间，但仅一瞬而已，天地再次变得爆烈、狂野。

巨大的冲击力以杠、剑相交点为中心向四面辐射，泥沙飞射，草木尽折，在虚空中尚未落地的林渺竟被再次弹起，手中长竹杠的最前方丈余处断开，而后又爆成七截……

杀手残血“蹬蹬……”连退七步，手臂与剑在空中划过一道美丽凄艳的弧迹，却没入背后不见，旋又一声悲啸，在所有人都怔愕之际，如一道残虹般掠过另外一道山坡，犹如空气般消失不见。

林渺坠落地上，一个踉跄，却以断竹杠拄地稳住身形，目光望着杀手残血所去的方向，竟显出一丝迷茫而呆痴的神色。

小晴也好久都没有回过神来，白玉兰和喜儿则匆忙赶下山坡，关心地问道：“梁渺，你没事吧？”

林渺这才回过神来，发现白玉兰的斗篷已经不见了，一双凤眸之中透着关切之色，心中不由得微微一荡，吁了口气道：“我没事。”随即转向小晴道：“你没事吧？”

“我没事，幸亏你救了我！”小晴捂着肩头的箭伤跑了过来，感激地道。

“你受伤了？”喜儿见林渺的肩头血流不止，不由吃惊地道。

“中了一箭，不过没什么大碍！”林渺抛去手中的长竹杠，眉头皱了一下，似乎这才感觉到了那钻心的剧痛。

“晴儿快给他包扎一下。”白玉兰提醒道，旋又惊道：“晴儿也受伤了，还是我来吧！”

“怎敢有劳小姐？”林渺有些意外，但话音未落，白玉兰已经自喜儿手中接过了金创药，撕开林渺肩头染血的衣衫，丝毫不避男女之嫌地为其上药，并扯出一块纱布为其紧紧缠上。

林渺心中涌起一种异样的感觉，喜儿却已在为小晴包扎伤口了。

“小姐，这些贼人全都死了！”一名家丁惊呼了一声，使林渺的注意力

不由得转到现实中来。

林渺大感意外，他知道，自己刚才绝对没有将这些人全部杀死，最多只是使这些人内腑受伤、骨折之类，丧失了战斗力而已，这也是他刻意留下活口的缘故。是以此刻听那些家丁如此说，他不由得还真吃了一惊。

白玉兰也微微回过神来，这还是她第一次为一个异性包扎伤口，虽然她的表情很平静，可内心同样难免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尤其自林渺的体内似乎散发出一股让人心悸的生机，似是张狂的热力，使得她的脸有些发烫，心在发热。

林渺道了声“谢谢”，便赶到那些被他竹杠击倒的人身边，只见本来呻吟不断的贼人一个个都成了冰冷没有半点生机的尸体，每个人的眉心都有一条淡淡的红迹，是一串细密的血沫所凝而成。十余具尸体，十余道血痕，长宽一致，窄细如线。

“好狠好可怕的剑法！”白玉兰深深地倒抽了一口凉气道。

“是残血干的！”小晴无可奈何地道。

“除了他，这里还会有谁有如此可怕的剑法呢？”白玉兰吁了口气道。

“他为什么要杀这些没有还手之力的人呢？”喜儿不由得惑然问道。

“杀人灭口，如果我估计没错的话，这些人也许根本就不是太白顶派来的人！”林渺吸了口气道。

“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白玉兰讶异问道，小晴也似乎在思索着某个问题。

“首先，他们对小姐的行踪掌握得如此清楚，这是值得怀疑的一点，只看他们的准备，根本无仓促之嫌，也便是说，他们是有备而来，而且知道小姐会在这个时候去唐子乡。其次，残血为什么要杀人灭口？难道他还会怕我们知道什么吗？而又有什么重要的事是我们不可以知道的呢？如果他们是太白顶的人，根本就不怕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本已知晓了这一点。所以，他们很可能是太白顶之外的一股力量，而这股力量又害怕我们知

晓。当然，这股力量绝对与杀手残血有关！”林渺肃然道。

“嗯，可是杀手残血本身就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我们根本就无从查起，那这股力量我们又如何查证呢？”白玉兰微微皱眉道。

“这个可能还得自湖阳世家内部查起了。”林渺想了想道。

“你是说我们府内出了内奸？”喜儿惊讶问道。

“林渺所说确有可能，我们应从府内查起！”白玉兰肃然道。

林渺不再出声，却去查探白良诸人是中了什么毒。让他放心的是，这些人只不过是受一种烈性迷药迷昏而已。

喜儿看林渺的眼光有些怪异，她似乎并没有忘记林渺刚才与杀手残血的那惊人一击。

小晴看林渺的眼光也有些怪异，但却绝不是与喜儿内心所想一样，而是一种温柔且欣慰的神采。

“原来你是一个深藏不露的高手！”白玉兰的声音有些冷涩。

林渺知道这个问题终究会来临的，这也是他不可回避的问题，不过此刻似乎来得快了一些。

“我并没有刻意隐藏，同时我也并不觉得自己是个高手，如我这等身手之人，天下之大，何其之多？便是在白府之中也比比皆是，若真的叫深藏不露，今天我就绝不会如此张扬了！”林渺淡然道，对于白玉兰的态度，他似乎并不在意。

白玉兰似乎在揣度林渺此话的真伪，半晌才突然道：“你与赤眉三老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林渺回答得十分干脆。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小姐真的不相信我，我也无话可说，留在白家，是因为有感小姐抛木之恩，我并不图什么！”林渺微微傲然道。

“但你对我说的话不尽其实，以你的身手，根本就不会是个渔夫！”白